

哀悼叶老

我是2月1日因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三楼。烧退了又起来，糊里糊涂地过了一个星期。清醒后有民主促进会的同事们带着礼物来慰问，说是雷洁琼和赵朴初都住在四楼，叶圣陶老人住在一楼。叶老是民进的名誉主席，雷洁琼是主席，赵朴初和我都是副主席。大家都笑着说，“民进中央搬到北京医院来了。”

雷洁琼是小病，赵朴初总是以医院为避客的地方，常常住院，还带了许多线装书和纸笔，来读书写字。我们三人还彼此写打油诗讲笑话。

我只惦念着叶老，据说他老人家是肺炎，但不发烧，而且心肌梗塞。我心中不安，大夫们一到我病房，我总问叶老怎样了？大夫们总说“还平稳”。我很熟悉并且了解大夫们的“语言”，他们总是尽力宽慰病人的，若是不说“好多了”，情况就是不大好，我听了就默然……

我是2月15日下午出院的。

16日夜，我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，忽然听到播音员清朗的声音“政协副主席，民进名誉主席……”我没有听完就知道底下是什么了！我的眼泪涌了出来……

眼前一座大山倒了，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大地！

1988年2月24日黄昏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1988年2月28日）